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线索征集:E-mail: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怀念

战 狗

□于冠深

宿舍楼下的一端，有个小小的活动场地。其间有几棵我叫不出名字的树，全都两对排来粗。天热的时候，满地阴凉。周边除有一棵杨树、两棵石榴树和几棵丁香花树以外，其他的花呀草呀，我也大都叫不出名字。一年四季，凡是天不下雨雪不刮大风以及不闹严重雾霾的日子，我就在快到中午的时候，前往活动半个多小时。所谓活动，就是在树下转圈：走走，跑跑。我之所以选这个时候下楼活动，是因为这个时段人们多在吃饭，场地上比较清静。

图的是个清静，基本上也够清静。如果说有什么来打破清静的话，那就是狗。现在养狗的人不少，该场地我固然喜欢前来，但也是遛狗的胜地。

那回一只宠物走在主人的前边，踉踉跄跄地进入场地，朝这棵树根部抬腿撒泡尿，朝那颗树根部抬腿撒泡尿，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及至来到我的跟前，不知看我哪里不顺眼的狗眼，突然龇牙咧嘴冲我“汪汪汪”狂吠，样子极其丑陋。人在为善的时候最美，作恶的时候最丑，狗也是这样。看它那气势神情，令人想到“不共戴天”的成语。我因为若干年前，被也是有主人跟着的宠物狗亲吻过脚面而打防狂犬疫苗达两个月之久，种下了怕狗的病根，故这次险情的出现，把我吓了一跳，原本清泉荡漾似的一副心情，也被破坏了。我给宠物狗的主人提了个建议：给狗拴根绳子牵在手里。看样子人家并不是太高兴。后来又有另一只宠物狗向我发难，较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于是找了根废旧拖把杆子，以为有这样一根长短粗细相宜的棍子在手，有似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遂以小有夸张的词语做打油诗四句，写在上面——

恶狗如虎，敝人甚怵。  
何以对付？赖此金箍。  
另外，还写上了我的名字。一者，我不能像悟空那样将棍子放进耳朵，一者，我又不愿意楼上楼下的手里老提着棍子，想来想去，就别在了一棵石榴树的枝桠杈上，心里在说：狗不犯我，我不犯狗，狗若犯我，我——那也得看怎么犯，人家“物”而“宠”之，一般情况，怎好下手真打，也就是吓唬吓唬罢了。此后，一见有狗前来，我

就向石榴树靠近，胆气陡然大增，觉得，对我而言，别了棍子的石榴树附近，差不多可以跟当年人民武装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相比拟了。

一天，上述那条最先向我发难的狗，又走在主人的前边，踉踉跄跄地到场地来了，仍旧是朝这棵树根部抬腿撒泡尿，朝那颗树根部抬腿撒泡尿，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及至来到我的跟前，又突然龇牙咧嘴，“汪汪汪”冲我狂吠。说时迟，那时快，我朝石榴树跨近一步，抬手抽下棍子。眼见形势不妙，狗撒腿逃跑。逃出几步停下，转回身又“汪汪”。待我冲它而去，它即返身再逃。我不由心里暗喜：一根拖把棍子，就把先前我的狼狈，转变为它的狼狈了——武器固然不是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可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不过，话说回来，我始终还是不敢放松警惕，警惕意味着神经绷紧，假如我根本无需警惕，岂不更好？就想到了有关社会和谐的问题。社会和谐这个问题很大，必须做好的工作很多。大的方面，比如说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腐败的得以遏制，等等，有赖于党和国家正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与此同时，存在于社会角角落落如同恶狗咬人——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从网上看到了贵州某地两只恶狗咬死一晨练老人的目不忍睹的惨照——等这样那样有损于和谐的因子的消弭，则需要国人都努一把力。

现在许多事情讲究跟国际接轨，仍以养狗为例，外国的城里人既然有养狗的，咱中国就谁也不好说城里人不能养狗。问题是，接轨不能只接半边。比如说吧，主人带狗出来，第一，要给狗拴根越粗越好的绳子，并且要始终牵在手里，不能让狗太自由，自由得令主人以外的别人的正当自由受损害；第二，享受养狗的乐趣，要尽养狗的责任，随时清理狗的大便。

按说这个要求不算高，然则据我观察，养狗者中极少有人做到，以致，一方面，令我偶尔见到这样做的同志，肃然起敬；一方面又很悲观，以为若干年后，连人们期盼的两个倍增的目标都实现了，而养狗者应做到的上述两条怕也还没有都能做到。

如果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我太过悲观，那我不胜高兴之至。

残疾朋友,请走出家门

□吴洪飞

“残疾”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在“残疾人”三个字中占据了三分之二的比例，但是却在残疾人的生活中占据了不止三分之二的部分。你能想象得到一名盲人早上起来，是如何完成从洗漱到做饭全过程的吗？你可以想象一个失去了双腿的残疾人是如何走下楼梯，走出家门，走上大街的吗？可以说，残疾给残疾人带来的阻碍存在于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时时刻刻。

作为一名失去了双腿的残疾人，我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些。五岁时，我被一辆逆行的大货车从大腿上轧了过去，双腿高位截肢。记得伤愈之后，失去两条腿的支撑和平衡，只要父母一撒手，我就会马上倒下去。只有在背后垫上厚厚的一摞被褥、枕头，我才能被支撑着坐起来吃饭、喝水。

我曾经消极，曾经悲观，曾经绝望，但是我终于活了下来，而且笑着活到了今天。因为我知道，只有走下去，才能成长，才会收获梦想。

残疾人，最怕在精神上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自己人为地以为别人看自己的目光就是异样的甚至是

## 爷爷在我高考前离世

□朱旭

父亲建好了新房，打电话来要我回家帮他一起搬家，我放下手头事情就往家赶，搬家可不是小事情。

从老房子里往外搬什物时，一只木箱落入了我的眼帘。这木箱是用松木做成的，表层没有上漆，在它的侧面一行粉笔字特别刺目——“朱连昌是个大坏蛋。”

这不是我的笔迹吗？屈指算来已有三十多个春秋了，按理说早该模糊不清了，却仍是那么清晰，在它的

这不是我的笔迹吗？屈指算来已有三十多个春秋了，按理说早该模糊不清了，却仍是那么清晰，在它的侧面一行粉笔字特别刺目——“朱连昌是个大坏蛋。”

玩是孩子的天性。现在的孩子晚上大都猫在家里，看看电视，玩玩电脑。我们小那会儿，村子里连电都没通，自然谈不上享受这些待遇了。吃过晚饭，我们一帮孩子就会聚在一起，有时打打闹闹，有时做做游戏。时间一长，爷爷在家就坐不住了，拄上手杖，走出家门，蹒跚着，大喊着我的乳名，到处找我。一听到爷爷那烦人的吆喝声，我就头疼，心里想：不就是玩一会吗？叫唤什么！我还想再玩，可又怕挨揍，只好乖乖地跟爷爷回家。

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月亮像一面大镜子，明晃晃地照着大地。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六，第二天不上学，就放开胆子玩了起来。玩到兴头上，我们跑出了村子，到了村北的小岭上捉起了迷藏。爷爷走着，喊着，满村子找，就是觅不到我。他开始急了，就走家串户地去问，都说没见。他找了三个多小时，嗓子喊哑了，腿疼得都挪不动步了(他本身就有腿疾)，还不甘罢休。

我们在白花花月光下我藏你找，我找你藏，玩得不亦乐乎！直到深夜，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走到家门口时，我看见爷爷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喘着粗气，还不住地咳嗽。爷爷一见我，那火爆的性子就大爆发了，一边大骂，一边拿着手杖向我狠狠地砸来。我“嗷”的一声窜进院子，爷爷仍不罢手，逮住我，拉到他的卧室，举起手杖朝着我的屁股雨点般地打个不停，疼得我“鬼哭狼嚎”，没个人腔。母亲听到动静起来了，劝爷爷：“别再打了。”爷爷这才罢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屁股像着了火，火辣辣地疼，哪里还睡得着？我就

逝者档案



●姓名：朱连昌  
●终年：72岁  
●籍贯：费县芍药山乡南泉村  
●生前身份：农民

暗暗地发狠：等我长大了，我要报仇！

就在第二天，我看见爷爷的卧室里有只木箱，摸了摸疼痛的屁股，就找来一支粉笔，在上面使尽全力写下了那行字。

爷爷生前，姑姑过个把月就会来我家探望他，手里常常拎些饼干或糖果之类。这些东西，放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可算是奢侈品了。

爷爷舍不得吃，都留给我们兄妹几个慢慢享用了，不过每次每人只给一片饼干或一块水果糖。我放在嘴里细细地品着，尝着，真是甜透了！

吃完后，我又用舌头舔净沾在手上的屑末儿，最后还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又吮。我还想吃，忍不住向爷爷讨要。只见他两眼一瞪，那眼神像两把尖刀，直刺我心，吓得我不敢再吱声，悻悻而去，心里在嘀咕：这个破老头子，真是个小气鬼。不过后来想想，这样更好，我们好几天都能享受着美味，可见爷爷的高明之处和良苦用心。

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爷爷最爱守着我，看我做功课了，虽然他目不识丁。每此时，爷爷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面带着微笑，嘴里衔着一根长烟袋不停地吧嗒着，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有时，他会向我要一张用过的废纸，卷个“大喇叭筒子”来抽。夏天来了，晚上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人间